

溫熱經緯

全部

行

溫熱經緯

溫熱經緯序

余讀孟英之霍亂論也在道光紀元之二十有八年閱三載孟英遊江右時余握篆宜黃始納交於孟英因得讀其回春錄仁術志諸治案為之編纂排比付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積嗜成癖所獲奇方秘籍恒郵寄示拓我見聞而余每有所疑馳書相問難孟英為之條分縷析援古證今如冰斯開如結斯解披函莊誦未嘗不撫案稱快數載以來尺書往往復魚雁為勞夫疾痼人之所時有也不有藥石患害易瘳然而醫籍流傳途徑多歧聚訟紛紜各鳴一得使後學旁皇眩惑罔決適從識者病之余恒欲廣搜百氏兼綜羣言吸攝精華傾吐糟粕勒為一書以質好學深思之士而才識謏陋不敢自信欲俟實力稍充邀孟英其事楊樵成斯盛舉浮沈數載而所志迄莫能償既而軍事興粵西賊起攻長沙屠武昌陷安慶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為門戶大憲議保甲議團練以固疆圉時余自宜黃改任臨川雖地居腹裏而民氣素淳詭言繁興張皇既庶生事優柔又恐養奸斯夕鹿鹿簿書間而此事遂不暇計及未幾先君子在籍棄養奔喪歸里干戈截途道路梗澀乃取道長沙涉洞庭涉江漢寓武昌之南湖流而西至樊城棄舟登車攬許昌之遺蹟登大梁之故墟慨然發懷古之思及渡河則桑梓在望故里非遙將涉滹沱猝與賊遇遽折而東旅寓於豐甯之間蓋紆迴六千里馳驅五閱月而迄未得歸也甲寅秋烽煙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於窀穸十年而重返敝廬閭里故人半歸零落追念疇昔喟然興歎居數月以公事牽率買舟南下因得謁孟英於武林握手言歡歷敘契闊而孟英業益精學益邃涵養深醇粹然見於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談惘惘而別已而孟英來答拜興夫負巨麓置舟中則孟英所贈書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編如親良友遂次第讀之中得一編題曰潛齋叢書意閱之蓋孟英數年所搜輯言醫之書也或表著前徽或獨攄心得或採摭奇方如肘後或區別品彙如圖經匡坐蓬窗間回環雋誦奇情妙緒層層疊出滿紙靈光與嚴陵山色競秀爭奇噫技至此乎夫子能成不朽之盛業而為斯民所託命者其精神必強固其志慮必專壹其學問必博洽其蘊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寬閒之歲月以成其志孟英懷才抱奇隱居不仕而肆力於醫故所造如此豈偶然哉余行抵玉山遇賊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過從相得甚歡因並讀其溫熱經緯者蓋以軒岐仲景為經葉薛諸家為緯體例一仍霍亂論之舊而理益粹論益詳其言則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則非前人所及也余於此事懷之數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奮筆而成此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無一支字蔓語屬雜其間是何才之奇而識之精耶具日由此例而推之各雜證力闢榛蕪獨闢異境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於孟英之學無能望其項背而孟英謬引為知己殆所謂形骸之外別有神契者耶因備述顛末於簡端以誌交誼之雅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前三日定州楊照黎敘

溫熱經緯序

自來生民之疾莫重於傷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決於一朝變化萬端不容或紊而傷寒中溫熱暑溼之病證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賢所以各有專書互相闡發而斤斤於此也顧明於此者昧於彼聚訟紛紜各鳴已得徒使好學之士無所適從而或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為害矣王君孟英該博海寶引經斥異眾美兼收謂前人之說既已中肯何必再申己意因而奪瑕錄瑜釐成溫熱經緯一編蓋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間以按語亦謂參考他書參以閱歷則亦猶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斷於其間也僕惜不知醫過從之餘竊聞緒論喜長沙之學既得諸家表彰於前復得王氏釐訂於後由是千秋絕業不致淆亂於羣言而四時五氣之感亦不致難辨而失之歧誤其有裨生民之命豈淺鮮哉屬為并言爰不揣譏陋而書之

咸豐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趙夢麟

溫熱一證庸手妄為治療大札多矣夢隱憫之而作此書俾學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當以此書稱首真寶書也其友為程汪曰楨讀而善之因為之贊曰

活人妙術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鈞之表百衲之琴軒岐可作其鑑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書於上海旅次

自序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為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即人氣有未和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溼病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已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為溫熱或以溫熱為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甚至并暑暍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隨筆中首為剖論茲雄不揣愚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葉薛諸家之辯為緯纂為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閒附管窺必加雄索二字以別之俾讀者先將溫暑濕熱諸病名了然於胸中然後博覽羣書庶不為其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見欲蓋前賢用質通方毋嘆荒陋

咸豐二年壬子春二月海甯王士雄書於潛齋

溫熱經緯目錄

卷一

內經伏氣溫熱篇

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仲景淫溫篇

卷三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卷四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卷五

方論

仲景伏氣熱病篇

仲景疫病篇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薛生白淫熱病篇

仲景外感熱病篇

余師愚疫病篇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黎素園評

仁和沈宗淦辛甫參 烏程汪曰楨謝城評

內經伏氣溫熱篇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張仲景曰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雄按傷而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為溫熱章虛

谷曰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發者為實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王啟元曰精氣伏藏則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尤極吾曰冬傷于寒

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也吳鞠通曰不藏精非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其精者皆是即

冬時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也章虛谷曰經論溫病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隨時

而成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二證上條為實證此條為虛證也

數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王啟元曰此以熱之微甚為義也陽

熱未盛故曰溫陽熱大盛故曰暑楊上善曰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為溫病重者夏至以後發為暑病林觀子曰少陰

真氣既虧邪必深入鬱久化熱自內而出傷寒序例云暑病者熱極重于溫是暑病者其實熱病也沈亮封曰傷寒有五熱病

乃其一耳餘論俱散失矣章虛谷曰此言凡病傷寒則不獨指冬時之寒也蓋寒邪化熱隨時皆有之惟安脈要精微論曰

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夫暖即溫也熱之漸也然夏至則不熱故病發猶曰溫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溫邪若夏至後則漸熱故

病發名曰暑蓋六月節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溫冬至後之小寒大寒相對待是病暑即病熱也乃仲聖以夏月外感熱病名曰

暑者別于伏氣之熱病而言也說文云暍傷暑也漢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熱也暍也皆夏令一氣之名也後人

不察妄騰口說甚至講太極推先天非不辯也其實與病情無涉而於醫理反混淆也淦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時亦有熱病夏

日亦有溫病溫熱之輕者也熱溫之重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稱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其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

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脈引衝頭也吳鞠通曰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疎洩肝病則失其疎洩之職故

小便先黃也腹痛多臥木病起脾土也熱爭邪熱盛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包病也兩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

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起。土脾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真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尅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厥陰少陽並刺者。病在臟兼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仿此。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喜嘔。頭面赤無汗。壬癸其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于少陰太陽。吳鞠通曰。心病先不樂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經謂膻中為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卒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主火。故煩悶。中氣不舒。故悶。嘔。肝病也。木火同氣。熱甚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喜嘔也。頭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無汗。汗為心液。熱閉液乾。汗不得通也。章虛谷曰。人身生陽之氣。根於腎臟。始發於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則安和無患也。邪伏血氣之中。必隨生陽之氣而動。動甚則病發。然其發也。隨氣所注而無定處。故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如仲景所論。或發於陰經。或發於陽經。正合難經之言也。今內經按生氣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腎以明邪隨生氣而動。其於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證難經仲景之言。而軒岐越人仲景之一脈相承。更可見矣。

脾熱病者。先頭重。煩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而頰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吳鞠通曰。脾病頭先重者。脾屬土。土性重。經謂溼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頰少陽部也。土之與木。此頁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顏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脾病則胃不能獨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俯仰也。腹滿泄。脾經本病。頰痛。亦木病也。

肺熱病者。先漸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吳鞠通曰。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氣。又主皮毛。肺病則氣膈鬱。不得捍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濕熱聚而為黃苔也。章虛谷曰。若外邪初感。喘氣鬱極也。欬。火尅金也。胸膈背之俯也。皆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鬱極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欬。閉肺臟也。頭痛不堪。亦天氣膈鬱。不得泄直上衝腦也。鬱熱而腠開。汗出其熱。暫泄則寒也。章氏

腎熱病者。先腰痛。胛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胛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

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吳鞠通曰：腎病腰先痛者，腰為腎之腑，又腎脈貫脊，會於督之長強穴，肝腎脈入眼中，以上膈內太

陽之脈，亦下貫膈內，膈即肝也。疫熱鏤液也，若渴數飲，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陽之脈

從顛入絡腦，還出別項下，腎病至於熱爭，臟病其而移之腑，故項痛而強也。肝寒熱極而寒也，足下熱，腎脈從小指之下，起趨足

心涌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言，有無可奈何之苦也。邪氣上逆，則項更痛，員員澹澹，一身不能自主，難以形狀之病也。章虛谷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

未病。章虛谷曰：此更詳五臟熱邪未發而先見於色之可辨也。左頰、鼻、右頰、頤是肝、心、肺、脾、腎臟之氣應於面之部位也。病雖

未發，其色先見，可見邪本伏於氣血之中，隨氣血流行而不覺，更可印證難經所云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故其

發也，必隨生氣而動而先見色於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動之處，乘其始動，即刺而洩之，使邪勢殺而病自輕，即難經所云隨其經

之所在而取之者，是為上工。治未病也。用藥之法亦可類推矣。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而止。章虛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熱從內發，故治之必先飲寒水，從裏逐

熱，然後刺之，從外而泄，再衣以寒，居處以寒，身寒熱除而後止。雄按：今人不讀內經，雖溫熱暑疫諸病一概治同傷寒，禁其涼

飲，厚其衣被，閉其戶牖，因而致殆者，我見實多。然飲冷亦須有節，過度則有停飲腫滿嘔利等患，更有愈後手指足縫出水，速投

米仁三兩，茯苓三兩，白朮一兩，車前五兩，桂心一錢，名驅濕保脫湯，連服十劑，可免腳趾脫落。此即謗所謂脫脚傷寒也，亦不可

不知。若飲冷雖多而汗出，亦多必無後患。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章虛谷曰：此明外

感與伏邪互病之證也。與熱論篇之兩感同中有異，彼則內外同時受邪，內外俱病，故不免於死。此則外感先發，伏邪後發者，可

生。若同發，則死期不過三日也。云太陽之脈者，邪受太陽經脈，即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是也。色榮顴骨者，鮮榮色赤

見於顴骨也。蓋顴骨者，骨之本，骨者腎所生，腎臟伏熱之邪已動，循榮血見色於顴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若言太陽經脈

外受之邪與榮血中伏熱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謂未滿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內伏之邪後發，待臟氣旺時

可已。如腎熱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見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與厥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腎肝皆有邪

熱內發，其勢必與太陽外邪連合而不可解，故比之兩感死期更速，不過三日也。蓋兩感病起於經，必待胃氣盡六日方死。此則

其熱病內連腎臟，本元即絕，故死速也。

少陽之脈色榮煩而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章虛谷曰上言肝熱病者左煩先赤肝為厥陰脈為少陽相表裏者也外邪受於少陽經脈而肝臟伏熱之色榮於煩前若外內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內發之熱可待臟氣旺時而已若與少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連腎熱而內外邪勢必交合難解死期不過三日也大抵外內之邪發有先後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緊在榮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陰陽交亦即榮已交之義也經文止舉太陽少陽兩證不及陽明太陰合病者余竊度之以陽明之腑可用攻瀉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陽少陽厥陰其邪連合而無出路則必死也評熱病篇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葉香巖曰交者陰液外泄陽邪內陷也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汗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謂即是兩感病然兩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也章虛谷曰陰陽之氣本來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勢彌漫外感陽分之邪交合為一而本元正氣絕矣故病名陰陽交交者死非陰陽正氣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章虛谷曰汗生於穀穀生於精者謂由本元精氣化水穀以生津液發而為汗邪隨汗泄則邪却而精勝也精氣勝則當能食以化水穀其邪已泄則不復熱矣乃復熱者邪氣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氣走泄也故汗出而輒復熱是精却而邪勝也所以不能食精無俾也便者倚藉之謂其病雖留連其壽可立待而傾也古論云汗出而脈躁盛者死正謂其精却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氣存脈必靜矣今脈與汗不相應則精氣不勝邪氣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復熱精却邪勝二也汗與脈不相應三也今見三死證不見一生證雖似愈必死也雄按溫證誤作傷寒治而妄發其汗多有此候汪按此條為溫證不可妄表之訓夢隱

一語可謂要言不煩蓋溫病誤表縱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黃桂枝人猶膽餒最誤人者陶節庵之紫葛解肌湯也

陽明脈解篇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盛則喘而惋惋則惡人章虛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聞木音而驚也鐘鼓之音屬金土故不為動也熱甚故惡火仲景所

云。不患寒反惡熱也。邪結而氣厥逆。則喘而惋。惋者懷懷故惡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臍。則死。連經則生。章虛谷曰。邪結在臍。則氣阻而喘。不能循經達於四肢。而

又厥逆。蓋四肢稟氣於脾胃也。邪內入。則連臍。故死。外出。則連經。故生。

帝曰。病其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而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諸陽之本

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

食。不欲食。故妄走也。章虛谷曰。四肢稟氣於脾胃。胃為臟腑之海。而陽明行氣於三陽。故四肢為諸陽之本也。邪盛於胃。氣實於

四肢。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邪亂神明。怒氣衝動。故妄言罵詈。胃中邪實。不欲飲食。四肢多力。則妄走也。是大承氣

湯之證。其邪連經。脈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連臟。脈必沈細。仲景云。陽病見陰脈者。死。則雖有下證。不可用下法矣。雄按。溫證

誤投熱藥。補劑亦有此候。經證亦有可用白虎湯者。沈細之脈。亦有因熱邪閉塞。使然。形證實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陰脈見而

斷其必死。凡熱邪壅遏。脈多細與遲。溫按證清解。自形滑數。不比內傷病。服涼藥而脈如數者為虛也。汪按。大承氣證。仲聖謂

脈弦者。生。澀者。死。洄溪則云。弦則尚有可生之機。未必盡生。澀則斷無不死者也。余所見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顧忌。亦有弦而兼

澀下之而愈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吳鞠通曰。暑為火邪。與心同氣。心受邪迫。汗出而煩。煩從火從。煩則心氣喘喝者。

火起金故喘。遏鬱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吳

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林觀子曰。雖云身寒。實指身發熱言也。要以此意得之。雄按。雖發熱而仍惡寒者。

為陰邪。雖有紅腫。硬問。酒。脈表而惡火。病暑為陽邪。雖有發涼。微冷。寒涼。陰寒之證。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經云天寒地凍。天

暑地熱。又云。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非理。極明顯。余後將道在邇而求諸遠。遂不覺其立言之失。而用藥之非也。淫按。云得之

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證因也。傷寒傷暑。為內經兩大綱。是從對待說。若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云云。則從四序說。喻氏於內經中

又補傷燥。可見諸氣感人。皆能為病。先聖後賢。論極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論何證。但以傷寒藥治之。而不知有溫暑燥濕之異。陋

矣。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常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葉香巖曰因食復勞復女勞復而發汗必致亡陽而死章虛谷曰此言病初愈餘熱留藏於經絡血氣中而未淨因食助氣則兩熱相合而復熾故食肉病必復發多食穀則邪遺留必海纏難愈故當戒口清淡稀粥漸為調養也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吳鞠通曰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悲謂傷寒而悲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曾卿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章由未細心紬繹也尺膚熱甚火鏢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

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澀曰痺吳鞠通曰呼吸俱三動是六入至脈矣而氣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膚熱則為病溫蓋溫病必傷金水二臟之津液尺之脈屬腎尺之穴屬肺也此處肌肉熱故知為病溫其不熱而脈兼滑者則為病風風之傷人也陽先受之尺為陰故不熱也如脈動躁而兼澀是氣有餘而血不足病則為痺矣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吳鞠通曰病溫之人精血虛甚則無陰以勝溫熱故死

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陽盛則陰衰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即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雄按用藥之道亦如此又曰實其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之要緊大綱蓋熱病未有不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生盡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真能體味斯言思過半矣雄按耗之未盡者尚有一線之生機可冀若耗盡而陰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亦無可救

下兩脈

耳兩脈汪按葉氏必以保津液為要細考經文此條可知其理奈何忘用升提溫燥重傷其津耶

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吳鞠通曰陽證陰脈故曰勿刺

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吳鞠通曰喘為肺氣實弦為風火鼓蕩故淺刺手大指間以泄肺

熱肺之熱痺開則汗出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也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吳鞠通曰邪氣深入下焦逼血從小便出故溲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准陰精竭陽氣亦從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脈實者奇治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吳鞠通曰熱不為汗衰金受火耗喘而化源欲絕故死然聞有可治者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可治 吳鞠通曰不知所痛正衰不與邪爭也耳聾陰傷

精欲脫也不能自收正氣德也口乾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有寒熱邪深入陰分外雖似寒而熱在骨髓也故曰死不治其有陰

精未至涸竭者間可微幸得生 吳鞠通曰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得其汗而脈靜者生 吳鞠通曰汗後脈躁陰虛之極故曰死然雖不可刺能以甘涼

藥沃之得法亦有得生者

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吳鞠通曰脈躁無汗陽盛之極陽盛而至於極陰無容留

之地故亦曰死雖然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猶可大劑急急救陰亦有活者即已得汗而陽脈躁其邪強正弱正尚能與邪爭

若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貴在留之得法耳至陰陽俱靜邪氣深入下焦陰分正無干邪之意直聽邪之所為不死何待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顙發赤 吳鞠通曰此類而觀必噤者死 雄按汗不出大顙赤似屬陽盛噤者呢忒也肺胃之

氣不降 吳鞠通曰此是實證必則呢呢而上逆也治以輕清肅化之劑病似可瘳何以經文即斷為不可刺之死候殆謂熱邪方熾而

腎陽欲匱陽已無根病深聲噤之證歟 吳鞠通曰此類而觀必噤者死 雄按汗不出大顙赤似屬陽盛噤者呢忒也肺胃之

察其脈亦必與上焦陽盛之病有別也

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 雄按腹滿者當泄之既泄而滿甚是邪尚踞而陰下脫猶之乎熱不為汗衰也故死又陳達公云喘滿直

視證語下利一齊同見者不治若有一證未見者或可望生宜用人參麥冬白芍各一兩石膏五錢竹茹三錢名挽脫湯欲脫未

脫時亟服之庶幾可挽

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目不明精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岐又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仍斅其精而傷其氣

不死得乎 汪按此目不明乃難經所謂脫陰者目盲也陰竭而熱猶不已安得不死

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 雄按腹滿者宜泄之老人嬰兒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熱無出路老弱陰液不充之體洵可立待故

曰死

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 雄按汗不出熱內逼上干清道以為嘔迫瀝於營而下血陰液兩奪是為死徵

六曰舌爛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火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故舌本爛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

死也。汪按此舌爛乃由腎中虛陽故斷為死候。與肺胃熱熾大熱口舌糜腐者大異。

七日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吳鞠通曰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雄按汗出不至

足者肺氣不能下及亦是化源絕之徵也。

八日髓熱者死。九日熱而瘳者死。腰折惡癘齒噤斷也。吳鞠通曰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瘳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

此節應敘熱病之死徵。以某人之刺為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存津。湯藥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汪按統觀死候九條。大抵由於陰竭者為多。吳氏語破的。

溫熱經緯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傷寒論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張路玉曰冬月感寒伏藏於經。至春當發。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內言春分候也。若脈微弱者。其人真

元素虧。必不發於陽。而發於陰。以少陰之脈循喉嚨。伏邪始發。熱必上升。故必喉中痛似傷。腎司開闔。陰邪之熱邪不能外發。勢

必內攻。其後下利也。章虛谷曰此條仲景教人辨冬伏寒邪春發之溫病。當以心意測候之也。如今月之內欲有發伏氣之病

者。必無其氣。而有其病。病與時氣不合。即知其病因舊有伏氣。而發假令舊有伏氣者。須審其脈。知其邪從何處而出也。若脈微

弱者。知其邪雖化熱。未離少陰循經脈而上灼。當喉中痛似傷者。卻非外邪入內之喉痺。是內熱欲出之喉痛也。何也。若春時外感

風邪。脈浮而弦數。先見發熱惡寒之外證。今脈微弱。則非外感。而反喉痛。則確知為內發之伏熱。是無其氣而有其病也。伏熱上

行不得外散。勢必又從下走。故曰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也。然亦有兼外感者。即審其脈證。皆可照此辨之也。觀仲景標中

風傷寒暑熱等病之脈與難經同。惟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是言溫病初由伏邪

隨血氣流行在諸經中。及其邪之發也。不知從何經而動。既發之邪。各隨其邪所在之經而治之。其發無定處。故無一定之脈象

可示也。今仲景又教人審脈以辨邪發之經。如脈微弱。即知其邪未離少陰。必當有咽痛下利等證。正與難經互相發明者也。故

如下文云邪出三陽。熱勢大盛。其脈浮大上關。上則是脈隨證變。證隨脈見。其發也既無定處。則無定證。既無定證。則無定脈。故

難經不標脈象也。由是觀之。其與外感之邪而有定證定脈者迥不同矣。故仲景與難經無異也。

少陰病微細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仲景遂以緩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緩因取以治少陰伏氣發溫之最急者蓋甘先入脾脾緩則陰火之勢亦緩且生用力能瀉火故不兼別味獨用以取專功也設不差必是伏邪所發勢盛緩不足以濟急更加桔梗升散其邪使發於陽分之陰邪盡從陽分而散不致仍復下陷入於陰分也倘治稍失宜陰津為熱邪所耗即用法救陰之弊恐無及也葉香巖曰春夏溫熱之病必自內而外汪按此專指代氣之病尤拙吾曰少陰為陰寒邪亦為陰以陰遇陰故得鹹而不發是以傷寒之邪自太陽遞入三

陰溫病之邪自少陰傳出三陽章虛谷曰風寒外閉少陰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溫開泄之法矣此少陰伏熱內發循經

上灼而咽痛雖不合用辛溫開泄亦不可用涼藥以遏其外出之勢故用甘草甘草和中外導邪外達如不差更加桔梗上通其氣楊云據此則桔梗分兩官輕蓋火鬱不得外出故痛通其氣使火外達則痛自止矣傷寒之邪自表入裏故先太陽而後至少陰溫病之邪自裏出表故先少陰而後出太陽歷來不辨源流故各條次序亦紊而傷寒溫病攙混不清也淫按伏氣為病皆自內而之外不止

春溫一病蓋四時之氣皆有伏久而發者不可不知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胃滿心煩者豬膚湯三主之張路玉曰下利咽痛胃滿心煩少陰之伏邪雖發陰經實為熱證邪熱充斥上

下中開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又立豬膚湯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豬膚潤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四主之周禹載曰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雖陰

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得卧已知陰液消耗故以芩連法熱膠芍滋陰兩得之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五主之楊云此當兼有停飲故方治如此章虛谷曰此不咽痛其邪由肺直走腸胃而

下利六七日不止因而熱從下陷不得外透故逆於肺則欬而嘔乘心則煩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陰之脈故也主以豬苓湯利小便而滋陰滋其陰則熱隨利去利其小便則渴止而煩渴亦解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六張路玉曰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熱證不同得病

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為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燭灼也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

極一屬熱邪轉入胃腑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其派章虛谷曰

上五條皆邪不離少陰其病之輕重變化證之虛實不同有如此者况又傳於他經而其變證殆無窮盡觀仲景隨證設方辨別施治其義理精微有難言喻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郭白雲曰冬傷於寒至春發為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溫之氣而病者亦謂之溫。仲聖未論詳於葉氏列第三卷 王安道曰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溫熱病而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

仲聖未論詳於葉氏列第三卷

風寒新中也。周禹載曰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於表表裏俱熱熱勢既壯鬱邪耗散故發而即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喜

寒故不惡寒延至三五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即此證也。與傷寒之先表後裏者大異然猶條太陽以未顯他經之證明自少陰

發出為表裏也。葉香巖曰發熱而渴者溫病熱邪自內達外若誤汗之禍不可言。沈亮封曰此條雖不言脈以後條參之其

尺部必浮也。章虛谷曰溫病之發而無定處少陰之表為太陽熱邪從裏出表即有發熱頭痛之太陽病也不惡寒其非外感

之邪可知渴者熱從內發之證也。仲景惡人錯認為太陽傷風寒故特標是伏熱內發之溫病也。其少陰溫病反不標者因伏氣

條內已申明咽痛下利為少陰初發之溫病也。雄按汪謝城孝廉云吳氏溫病條辨上焦篇首引傷寒論云太陽病但惡熱不

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桂枝湯主之。今檢傷寒論却未見此數語使此語真由仲景耶亦當辨其簡誤若條吳氏誤記尤不可不

為之辯正余謂非誤記也因喻氏嘗云仲景治溫證凡用表藥皆以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尤在淫讀書記云此喻氏之

臆說非仲景之舊章鞠通自問跳出傷寒圈子而不覺已入嘉言套中又不敢為入下遂肆改原文捏為聖訓以竊附於宮牆而

不自知其誣聖誤世之罪亦可慨已。汪按鞠通發憤著書力闢升散溫燥之弊功已不細然可議處尚多夢隱此書去其瑕而

存其瑜乃鞠通之諱友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濕風濕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

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癰時惡瘕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張隱庵曰名曰溫者積寒成熱而發也宜辛涼發

散。楊云此語誤矣非治此證之法條內無太微汗出而解若誤用辛溫之藥發汗已身反灼然熱發者名曰風濕蓋發汗則陰液

散陽病三字是無表邪也何必辛涼發散 外泄風熱之邪更甚而身如燒灼也。脈陰陽俱浮者風熱之邪自裏出表故浮也。風熱傷故汗出而身重多眠也。楊云此證散易

自汗之文不必以辛溫誤散而然也 肺氣通於鼻而主皮毛風熱在表而睡息必鼾也。夫心主言肺主聲肺熱受傷故語言難出此因風熱過甚而

陰氣消沮故為病如是焉若被妄下則愈亡陰液於後而小便不利於前矣。津液傷則州都之官失守不能約束而失溲矣。足太

陽之脈入目系而出項津液內亡則目系不能轉而直視矣。若加以火攻風火交熾脾土轉病身必發黃火攻之甚劇則神志散

越如驚如癰時瘵時厥矣。是以一逆尚可苟延時日如再以火重之是再逆促命期矣。楊云注家皆以此條承上文而來故所註

必由於誤表然誤表致成此候者亦有之後文白虎加人參湯石膏亦平甘之味 沈亮封曰溫熱二病古人往往互稱醫者祇

必由於誤表然誤表致成此候者亦有之後文白虎加人參湯石膏亦平甘之味。沈亮封曰溫熱二病古人往往互稱醫者祇

須認定脈經。擬何方治。不必拘於名式。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本條云。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兩證脈相同也。三陽合病。但欲眠。睡身重。難以轉側。本條身重多眠。兩證病相似也。然病合病俱主以白虎湯。⁽²⁾則此條雖無主治似可從白虎湯擬法。章虛谷曰。太陽外感之邪。若發汗已必熱退身涼矣。今熱邪從少陰而發。既經外發。當輕其熱。乃誤發其汗。反傷津氣。助其邪勢。故身更灼熱。因而勾起其肝風。鼓盪其溫邪。故名曰風溫。其為病也。虛陽外浮。熱邪漫溢。故脈陰陽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氣之神昏。則身重多眠。睡內風上鼓。而機竅塞窒。故其息必斷。語言難出。其非外受風邪之證可見矣。若被下者。謂未經誤汗。非謂汗後又下也。蓋邪伏少陰。熱灼水枯。咽乾口燥。法當急下。此熱已發出太陽。而少陰空虛。若下之。傷陰則小便不利。而直視失渡。則氣亦脫矣。如被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助內熱。薰蒸而發黃。劇則火邪擾心。如驚癇。肝風熾盛。而癰癧皆敗壞之象也。若止火重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也。雄按。彼冬溫春溫之先犯于太陰者。皆曰風溫。乃吸受之風溫也。此伏邪內發。誤汗致逆者。亦曰風溫。乃內動之虛風也。然風溫在肺。祇宜清解。若誤以辛熱之藥汗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鼾難語之變。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³⁾雄按。鼻鼾是肺腎相關。子母同病。自汗出乃陰不內守。心液外越也。未必盡是少陰一經之證。

⁽³⁾紫微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一經之證

難語之變

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

雄按

鼻鼾

是肺腎相關

子母同病

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

未必盡是少陰</

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不易之定法也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溫病始發即當用黃芩湯去熱為主傷寒傳至少陽熱邪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此表裏寒熱之次第也周禹載曰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雄按少陽膽木挾火被猖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虛始利飲聚而嘔乎半夏生薑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茹非前注所及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周禹載曰溫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瀦實不言可知故其脈浮大也意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矣今因由內發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於關以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尚顯本證而目合則汗即為盜汗又顯少陽本證何以獨見少陽因母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與少陽相火同升熾灼也所以稍異熱病者但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證以浮為太陽經脈大為陽明經脈也雄按

御纂醫宗金鑑正誤篇云浮大上之上字當是弦字始合三陽合病之脈至治法繆仲淳擬用百合一兩麥冬五錢知母括蕓根白芍藥各二錢鼈甲三錢炙甘草一錢竹葉五十片楊云此條與發汗已身灼熱之風溫正是一串初起為此病汗後則為風溫證徐亞枝云楊侯當語余曰傷寒論當逐條分讀不必固求連綴次序其意以回溪傷寒類方但當因證以論方不必循經而論證為直截了當蓋逐條分讀則其間脈絡貫通處自見若泥次序求連綴不免鑿矣及讀此評益服其精書者其復服

金匱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痛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八十九主之尤拙吾曰此與內經論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瘧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瘧瘧者肺表有熱而加外感為表寒裏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少陰至春夏而始發為伏氣外出之證寒暑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疼痛煩時嘔者熱從少陰出外舍於腎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勢而達之耳雄按喻氏謂仲景論瘧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極熱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仲景伏氣熱病論

傷寒論曰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